中華古籍保護學會

祭文類

祭古冢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右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朽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石鈴救水中有甘蕉節及梅李核胡隔瓜辦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當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得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漠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墜聚壤成基一揔既啓雙

椁在茲捨奄本悽愴縱鋪漉沔勿靈已毀塗車既罷凡遊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鳥浪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落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卞伋斯齊塘不可轉墜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輿念撫衈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 格城曲仰羨右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窆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右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駱驎歔欷我犧樽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顏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奉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玦之浦弭節羅潭禮畢九疑

汨渚乃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風忽時飛霜急節羸芊 弭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枲蘭身絶郢闕跡偏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驤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 許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王勃

歲月日隣人王勃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昔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内不忮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玄通藏用以寂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

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難遐梁鴻難偶莚無
饋奠室無簀簟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蒲堂莫爲
之守九哉故人素服臨旃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
易壠坎不及泉苟無恒化于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
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
薄奠神其歆止

爲薛令作祭劉少監文　楊炯

中書令河東薛某謹以清酌中牢之奠敬祭故少監
劉公之靈惟彼陶唐有此冥方上天祚漢人神攸贊
開國承家枝分葉散三貂赫赫於臺省駟馬議議於
里閈德之有隣吐納神家之積慶受祿兮宜君
星躔可以衡南越都邑可以質西秦言鄭公之不死
謂張衡之後身雍州爲膏腴之地初登吏部尚書郎
喉舌之端始拜郎官見天子而顯往侍明光而握蘭
入麒麟之閣圖書掌於河洛測璇玉之璣造化窮於
制作大風積也方絕於雲天有力負之坐悲於蒲璧
鳴呼哀哉言念平生求其友聲適我願兮共得朋從
之道又吾嫉也俱承下嫁之榮良辰美景必窮於樂
事茂林脩竹每叶於高情援菎蘭而無愧指金石以
當行誰言修忽遽隔幽明人非兮地是心折兮骨驚
卜日兮先遠陰靈凝兮歲將晚臨平郊兮望行憲君
一去兮何時返石室兮沉沉蓬萊山兮寂已陰蒼烟
漫兮紫苔深陳絜酒兮淒沾襟嗚呼哀哉

祭楊盈川文　宋之問

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醪脯羞之奠敬
祭于楊子之靈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比河吐液西
岳生靈爰叶通契降精于君伏道孔門遊夏諸子精
微博識黃中通理屬詞比事宗經匠史玉璞金渾風

撫雲起聞人之善若在諸已受人之恩許之以死惟
子堅剛氣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君有命徵
子文房余亦叨忝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秩東堂志
事俱得形骸兩忘載懽載寒暑貧病洛陽裘馬同弊若
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浔江海余常苦飢今日猶在之
子妙年香名早傳從來金馬鳳昔崇賢門庭若市翰
墨如泉千載之後聞而凜然死而不亡問余何傷傷
余命薄益友零落生平之言幽顯相託痛君不嗣匪
我孤諾君有兄弟同心異體陟岡增哀歸葬以禮旅
櫬飄零于洛之汀我之懷矣感歎入冥見子之弟類
子之形悼往心絶慰存涕盈右人有言一死一生昔
子往矣追送傾城今子來也乃知交情惟鄭是感有
崖不易來哭來祭哀文在席惟席可依冰雪四滿家
人哀哀賓徑徵斷今我傷悲情勤昔時子文子翰我
緘我特子宅子兆我誉我思子有神鑒我言不欺我
有絮酒子其歆之我亦引滿儻昭神欺冤兮歸來聞
余此詞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
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
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
屈原不終於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
人違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
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屬王也才參
卿於西陝揚也紆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
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
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
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

林其秉艷也似凉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衆轍同遵
者擴落群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
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苦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數
奇兮自傷屬文毋之丕運應才子之明敭拔淪秀於
蘭畹侍仙遊於柏梁命以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鴛於
清列旋禦慸於炎荒遺旅爲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
越裳殊許靖之新適憶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
法度拂洗溟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禁門搖筆于
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
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妙醫
莫識實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
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
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
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挹況窮海兮同寓復文
房兮並入川流遠閟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造
冥兮若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
道之南宅囷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
豬藉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鑠金身沒誰恨其
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縠
禮縛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視有素見覽增勗登君
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嶕山之曲嶕氏山兮
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
靈兮聞不聞我咀瑶屑君知自久坐泣焚芝遥哀盡
柳闕視祖載爰遺卮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祭崔侍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兵部郎中員外曹良史等謹以
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
以才起天臨明代是生君子長戟高門層堂峻址孝

友仁愛衣冠標執清遒正直省闥條理束帶立朝惟
國之俊揚吐納金聲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韻厚
奉外不爲僞坦率内不遠真泛交而容愽好施而能
均欲人規已恕已及人故者不遺其故親昔無失其
親歷否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
明三辰何孤我德何負茲神搏空落羽中駕摧輪昔
時寮列今爲弔賓凡二三子夙承惠眷聯務七兵歲
陽三變分與時積事由更練謬公庭申申私宴慟
音徽之永奄懷儀範之不見哉容止於焉足濯眉目
於蒙面哀哉柰何零涕如霰緬惟初疾以迄將亡意
氣精爽乾乾自強顧瞻賓客勉勉矜莊几不側弁衾
無解裳詰言靜密憂公不忘猶看駿馬尚聽名倡靡
神不禱靡藥不嘗倏焉信宿魂歸耿耿歲初置酒春
中酣觴何吉凶之共域同歌哭於此堂自古及今人
誰不没豈歎生死所嗟爺卒脩途未半壯志先伐
子亥亂年遺孕數月在親親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
靈奠易收深悲難歇尚饗

祭李侍郎文

張九齡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九齡謹遣舍曹
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敬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
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内水鏡而無垢
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
數而後對淑慎自已屯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
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
遠盡精魄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升降雲霄榮華
侍從暐曄光昭日數月數有榮有凋丹旐子子白驥
蕭蕭同官之感俾余毫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
無覩悲辛自至頃寄音今寞然而結歔南北

于遠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奠饋尚饗

祭劉左丞文

李華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于故國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誼傳長沙運丁中興行廢于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言行已堙塞績儒濟德俾世爲則專門繼起人用不惑季孟叔仲並華于國文傾遷固理破楊墨濁斯渾清曲莫容直孤玉沉韻高鴻墜翼疇昔之年逆虜悖天帝命西平董戎于閼上宰姦回蔽明怙權沮以監撫海内翻然督哥舒將盡不速轅兄在西垂飛章上言喻引右今易亡爲存時懌姦邪不聞帝閽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吠狺狺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嘗披肝千里同風寤寐永歎請受監牧請鎮豐安乞固上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羣頑哥舒表華掌記轅門明明仁兄紹介三軍舉族在此懼爲福源竟迫方寸孤天負恩聖朝孝理未忍行誅爰詔三司伏念哀鞠網脫鳥鳥恩開桎梏實賴仁人再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於朝兄志提挈出泥登霄言于宰司大啓學徒陳沈泊華可備師儒堂堂昌言光我四方行何日忘諸功曹垂待恩比天倫手足是比榮枯一人支愛惟深憐眷益親艱阨流離存亡永分冀遊門閫以慰酸辛誰謂煢落今惟二人嗚呼哀哉弟參邦憲兄鎮海夷誰云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親胡與善違瑤琴攀號遠奉裳帷季也哼天割我四支平生故人橫溝交頤寄空空原時洽興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迴望舊邦素車遲遲尋陽地古舉目懷悲執紼流慟誰堪此時餘生易感況已衰羸泣薦潢汙魂兮臨之尚饗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悲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嘗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鉏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士獨爲酒亡髠髮鬙而來享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言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蹲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羈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下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竇司業文

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权厥功屢佐大
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戚且四
終惟刑之愼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
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
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
第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
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飢愛既勤任厥之達自視雛穀
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竝躬
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
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
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
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餘瓠跋踶顛而不踬乃得其
地于泉于廈始孰郡符遂殿都甸切交州抗節番音潘禺去
其蝮蠆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入謂其崇我
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
彼大凶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
實棘茨鴟鳴雀乳不見梟鴞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
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
墟蹙朘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渰惟西有雨顛
覆朋鄰我餘有幾葦崒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
公之躓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
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
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
熱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
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

不醉飽以勸酒載(閩本如)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給事文

韓愈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御史關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縶君之輮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鬻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諒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銜思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婦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蒐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御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著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寢記憶吾特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佐董丞相于汴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今年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

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

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莫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貟外文

梁肅

維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嘻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當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道莫存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爲斯文郁郁燿輝自五百年風雅陵遲假手于兄欝爲宗師乃登憲閣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拟在狩虎氣霧濛濛薄汙我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移於忠名彰右掖跡踐南宮丘明有恥玄晏方病清漳閉卧樂道推命哀十大賢不停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

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塞道塞古
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蕤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
若符契恃約乎文章之間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携
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君則先逝嗚呼哀哉曩白朝
列出使持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歿吳楚迢遞江山阻
越不及歸賻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絶恭承嘉
命來牧于常總帳所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許彼哉
舊執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來臨此一觴嗚呼哀
哉尚饗

祭李處士襄子文

權德輿

維貞元二年歲次景寅十月朔日試右金吾衛兵曹
參軍權德輿謹以時羞之奠敬祭于故李處士十六
兄之靈惟先史部文德冠時天下翕然有所宗師鐘
美於兄式克似之爰自揮歲澹然清姿惟我與兄世
有舊歡懸若墳瓌芳若芝蘭居易處厚中明外寬發
於藩源激為清瀾放懷外物清機善譚討論不倦名
教為樂迭用古義以相博約先王觀風命史陳詩雅
南之後其道日醜騷楚怨思王風澆夷升降之義與
代相隨國朝數公稍振舊風兄實求已服勤於此數
陳屢則不野不史含寫佳境優遊精理七發未終俄
驚不起追惟前年訪我由拳握手開襟懇懇歎言兢
詞此訣死生問焉今我來斯舊館依然文伯既殁敬
姜哀慟子敬下世徽之來痛嗚呼哀哉流形賦命兢
主張是昏罔闇苟或壽或貴方直清明乃夭乃否如
何斯人才命不侔未室未仕溘以化俱志業靡申沉
痛泉壚福善與仁胡其忽諸嘉肴在薦旨酒在壺寄
此一慟洗瀾涕漣尚饗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甚日友人守永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
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
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
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
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蓍蓍之無信莫莫之無神
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獲呼天以云云
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
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倖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
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
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
王之志汲而不亟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
祉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
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
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諮於今
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
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
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
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
人白交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
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寢柱矣吾道
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嗚呼哀哉蒼蒼者天曷其
之奠貴右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寢
可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
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照臨乎豈爲雨爲露以澤
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
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生爲璧以栖

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纛文　　柳宗元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澧有大特化爲巨猋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崇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違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述用茲日敢脩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蟊賊達我涵育收厥隸圍役于校人海隅黎獻永底干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祭先聖文　　王安石

惟王之道內則妙萬物而外則師王者爲緒餘於一時而鼓舞於萬世學者範圍於覆燾之中而不足以酬高厚之德今與諸生釋奠而不敢後者茲學校之儀而興其所以愛禮之意也

祭先師文　　王安石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知性矣然後用舍之際始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而以公配享焉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庭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以告之

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汝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群呼四訌謂角而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輩國家無疆之休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子于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于以見先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徐世隆

祭太保劉公文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與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褒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物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寢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訣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穉庵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韋皐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並建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

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
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
儀未肅公奏開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
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户枕之掩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藉之民歲有灾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
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暴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
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兩義風欲灑九州
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爲師寘
門多鄉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既無憾我獨何悲
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
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
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
尚饗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
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
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
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人主察其
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録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
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
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
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
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
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逐
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來暮應對敏曲不武不怒敵
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略無倦借我不彼欺彼
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憲

後參差或懷異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纏之淵而
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
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
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
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
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汚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開
脩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於
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
趙佗而朝漢關終軍孺子縶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
敗輒生予奪公之清衷遐略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壞
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賚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
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
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
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
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
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遺時之屯周流
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
常而再新顏魯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
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

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
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祕淵淵河洛大暢斯
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
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
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
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
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
然物我融會氷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
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
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洽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
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敘天工而
振王綱正人心而析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
事者欲名言而奚鑒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千載繼絶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
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疊疊氣不
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
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
疇克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邃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
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
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詡天地
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謦欬不遠伊邇
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袁學士文

雲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
列府鄉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
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墜遺老或慥力接淵懿家藏
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弈亦宦其牌博學洽聞瑰章精瑩

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
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
心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譁公泰而舒我寔戇跋三十
餘年亦多契閣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
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魯與
子談將卒戒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
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計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
木萎壁府星隕伊昇之痒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
訃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滕安上

祭硯司業先生文

至元巳丑十有二月其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
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
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楷其中學
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勻
遑惟公抱負白首不舍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
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
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效公
之歸老猶振頹波遽云逝矣爲之柰何八十雖壽在公匪
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葵
寮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
奠寓哀一詞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
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楩柟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脩
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
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囿於
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學經術書囊先生之言錦
心綺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

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媿竟老國庠猶水之不遇於匠石驥
之不遇於孫陽噫嘻駑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
茫茫耆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
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
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吾人有言人材實
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奔識君于器文勝自敷授
事則蹕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棄時之隆肆其餘
長見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
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
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
遠爲超劃爾歸盡瘁瘨殫遽身有遺用永蓄弗著千里寓
哀明哭共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哀辭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
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蠭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
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
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
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
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縣詹始建中貞元
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問詹之
緜於江南也又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
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惟詹歸

閭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
合必兩忘其所趨又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
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
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
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
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
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
矣詹聞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
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
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
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
故作哀辭以申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
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則遠違其鄉父母之命
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
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
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石兮誠不永傷友
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
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
鬼魂流行祀祭則及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志
自驅推生知死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邪行何爲而
怒吞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
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主無端而鞏寓
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

自知之矣濯濯其美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鳥虖遠矣何日而忘

揚氏子承之哀辭

柳宗元

揚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貽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疵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有所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揚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乎好猶直誄耿介兮又綽葆醇熙兮承貝則懿文章兮好猶直誄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弥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爺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淈淈去昭曠兮沉幽寞魂冥冥兮竟難託死者勢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若兮徒何為

林處士哀辭

表褘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為得道耶古若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眞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曰林寬字彥栗形臞而器温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為文必達於理而始精於詞詞詞者

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以求之
徬取傳記之說勦絶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
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
擊而心領焉意若可謂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
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泥溢俚雜尸坐朕目漸
入於無聞之傳予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
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
之道非一嚴畛域折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
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
在問學焉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
六年三月辛丑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宇友謹哭且
曰吾必奉喪歸吳與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為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弼中兮闇以章挈太古兮儼九
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韋渺濟巨
川慨不進兮道遠遭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寔紀兮吾
何慾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旐遷兮木葉丹儼夫人兮
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

哀辭　李元禮

平章政事廉公哀歎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也
嗚呼哀哉識公於死之後者人情也
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
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痾反復而竟不
起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
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為安萬民
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
延矣嗚呼哀哉蒼天果蒼蒼耶胡為遽奪公以
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
故在天寰間幾出幾年寢為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

星辰峙而嵩山嶽流而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
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
辭者蓋非一已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
之失所望也

彈事類

彈曹景宗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臣子無却
顧望避敵逗橈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
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
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鬱猃狁
侵軼鼛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
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
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
刺史蒸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
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蒸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則單于之首又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落土而

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梭甲盤相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循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場侵蹙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實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遣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頃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察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姿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又惠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憨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測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待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彈劉整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褊去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收卹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妓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

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
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
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隅箔攘
拳大罵突進房中舁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
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
息遂整及毋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擲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敖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敖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還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貸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弟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舁風上取車帷爲贊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攔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敖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

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裹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苑臂車攔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苑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車攔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遇見采音在津陽門糴車攔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話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苑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詐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迹獄測治諸所連逮繫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閻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納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

通問而妄肆醜辭終久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異取其老弱高鳳自藏爭訟寡婦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效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諂唱惟交貧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神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儷合之義升降宸鳩隆誠非

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
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
淪雜罔計厥斯庶殷鬻祖曾以爲貴古道明目腆土典
頹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儁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
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早隸結褵離以行箕帚
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識者於紀興言思清緻俗者也
寓弘華典憲雖除舊布新訓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勗
埋輪之志無屈攉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
海王源嫁女與冨陽蒲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
曾祖雅让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壻升采儲聞
亦居清顯源頗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唯
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
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傖胄家計溫足覓託爲息纘覓婚王
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仕王國侍郎纘滿
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
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傖嗣珍沒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其爲虛說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揚之
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
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得)滿繩違允茲簡裁源
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
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不蕕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
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
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

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疾永愧於昔辰方媿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輸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納誠惶誠恐云云

劄類

用君子保泰道劄子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守天下之泰易盡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唯恐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姦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也伏惟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搖刑無橫斂不聞一夫有怨嘆之聲蠶究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敖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絕迹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忘初心或容小人乘

間而窺我泰道爲陛下惜耳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譴過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群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乞開言路劄子

上官均

切聞比下詔書慰安中外今日以前凡宿蘖舊惡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竊聞之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搢紳士人傳者愈衆以爲信然臣以不肖備位風憲聞而不陳則爲隱情疑而不論則爲曠職仰冀陛下任使之意臣切推詔旨必以爲前日黜去一二大吏蔑諫刻深掊斂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爲此詔以慰安之臣以爲賞罰者人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懲要在處之至當斷以必行而已若懲一二姦臣而以同類恐懼爲疑又爲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陛下以前日斥去一二姦諫陰陵之臣爲是邪爲非邪以爲非邪則命出之日天下之士莫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爲陛下聰明睿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爲是邪則去邪勿疑不當惑而中止爲姑息之政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爲職至於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係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鉗默者有矣未聞預詔曰某事當言某事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爲徒設而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

四方士人下及蜀羌之賤皆得上議朝政下言利病
是時天下之人莫不懽忻鼓舞聲竭所聞以裨日月
之明而又歌頌詠嘆以爲陛下有寬明從諫之實今
日之詔乃戒言職有所不得彈治倘或有之實恐上
累陛下從諫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
法度未爲完具生民未爲充富內有未舉之政事外
有未賓之夷狄實朝廷庶尹夙夜講求利害幬
採衆言之時若使諫官御史上觀朝廷之旨次窺大
臣之意中心羣結所懷有不得盡列天下之事有不
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也若陛下以爲宿慾舊惡務
欲蓋覆訐以洗心自新則言者有謫發細故不足深
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也誠恐不當預戒以有
所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言之美臣愚欲乞追
寢詔書以副前日開言路之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亂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
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今上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
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
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
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
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
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
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
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
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

繙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切閤門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程頤

論經筵第二劄子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保其身体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体之法死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躰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筆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後罷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蘇軾

奏車子爭道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庭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芳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

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奏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大駕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擁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伏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管當人施行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第門下侍郎輸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捐捨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猶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淚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踈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

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閒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涕流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又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

敘范雎見秦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之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為漁父而鈞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
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夫人骨肉
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
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
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補於秦此臣之所

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
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瞞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
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
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
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
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
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畏足莫肯鄉秦耳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嬖臣之態居深宮之中
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嬖大者宗廟滅覆
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
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
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
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

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
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
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
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
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
劍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
勇於戰此王者之民也王任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
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
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
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
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乃先言外事以觀秦王
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
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
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
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
怨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
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
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
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
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
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

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奈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毋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

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云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東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辭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
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
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
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
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
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
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
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嚱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
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
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命之秋也
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耶不能
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
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
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令下令軍中曰父
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
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

左氏敘隱桓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
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敘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
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
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
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
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
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
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
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

敘毛遂定從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
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客門下足矣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
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
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
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
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
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
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
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與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
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
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
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
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

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從
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
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
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
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
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
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
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
以為上客

叙子產從政

人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
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
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
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
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叙秦趙阿房宮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
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
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
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
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

渡渭鬬蜀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徒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叙秦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令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令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令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
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叙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公
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
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
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重
私見張良且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
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
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
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
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
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
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
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
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
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
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
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曰

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
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
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
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也項王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以此言令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
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
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比嚮坐張良西
嚮待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
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
入前為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
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
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
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
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
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
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
士欲止不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
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
劒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
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
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
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
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
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
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
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
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
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
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
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
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
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
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
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
酈山下道並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
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
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
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
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
軍立誅殺曹無傷

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
治禮引以次入殿門趨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
旗志傳曰趨殿中郎中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
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
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
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
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
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
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叙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
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令呂氏王大臣弗平我
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擾兵衛宮慎毋送喪毋
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
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
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
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擅欲為亂畏高
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
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
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西誅諸
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及舉
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
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
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
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
諸呂分齊為四惡臣進諛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
帝春秋冨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宮聚兵嚴厥劾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寧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能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猶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相與其兔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窌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
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
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
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
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
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
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
呂祿已去比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
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
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
中曰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
敢鬬遂產殺之郎中府史廄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
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
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
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
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敘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
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

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蜀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权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中平亭疑法奏讞疑事以稽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上之明奏事即謹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其為之其欲薦史揚人之善嚴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亡羸弱時中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

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
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內過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
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
吏任用遷遷尉史單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
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
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
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
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
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閭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迁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
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
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
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其事吏之亦
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
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
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
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死家盡
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敢
舉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顏不得失之旁郡國追
求會春溫舒頗足數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知以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
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
尉為人少文居宅慴慴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
賊素習閱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
吏前察盜賊惡以手投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
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謹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
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屈

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
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
補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擢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
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
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
溫舒匿其吏輩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騶錢他姦
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
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
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

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歛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把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

縱虽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丞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叙武帝興利

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娰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

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
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而干戈日滋行
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
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
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
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
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
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
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
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軍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虜數萬人皆得學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
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
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
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躋黽所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命曰武
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二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小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
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
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
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
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
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
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
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
巨萬 是 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
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蕃係
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既田作者數萬人鄭
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暮功未就
費亦各巨萬計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往來食
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閱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
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
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
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
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滯財
役貧轉穀百數發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困於是天
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曰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幸待中

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鉗左趾沒

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
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
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
無產業者蕃衆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
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
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
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
一算諸作有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
老比邊騎士軺車二算船五丈以
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
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郎中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
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

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
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
持錢三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
財助邊乃賜式外厮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充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
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草屨而牧
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
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皐令將
漕最上以式材中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
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
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
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
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
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
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
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
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
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
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
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

訾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銷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斥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特送徒入財者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禦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
救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飲酎少府省
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
貴賈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
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

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即賤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郡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敘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剽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絕虎射
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
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
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
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
云欲以少擊衆令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
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
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
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
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
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
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
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
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
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
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
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
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
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
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
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
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
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
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
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
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
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
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
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
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
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
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混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
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
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
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
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
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
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敘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以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秔稻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史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道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史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